

## 石油危機與國際傳媒

周全浩

普通人對於石油的知識，頗為缺乏，誤以為石油埋藏於地下，人類抽採應用後，地下尚餘多少石油，可輕易測算，從而計算出，所餘石油可供應用的年數。

殊不知石油的經濟學非常複雜，埋藏於地下的石油可供採用的數量，受到油價及採油技術所決定，油價上漲，則開採成本較昂貴的一部分，亦可採用勘探及採油技術的進展，降低開採成本，令到愈來愈大部分的石油蘊藏，皆可採用。

現在一般的油田只應用一次及二次的回收技術，即用泵及注水等方法；若然採用三次回收技術，如注入二氧化碳或聚合物，或用熱採，可回收的石油資源更大，佔終極儲量的百分比更高。

### 石油枯竭聳人聽聞

隨著人類對石油的認識加深，例如了解起初石油如何形成，形成後如何流動等，以及各國增大或開放愈來愈大的面積供勘探之用，預期人類會找到愈來愈多的石油資源。那些認為世界的石油產量快達頂峰，石油資源行將面對枯竭的人士，並無考慮上述的因素，他們注重的是，一個國家開採石油，通常會先開採較豐富而廉價的油源，即低成本的資源，到後者日漸枯竭時，才會向較高成本的蘊藏埋手，說得通俗一點，即先吃肥肉，才啃豬頭骨。

美國已故的石油地質學家 M.K. Hubbert 指出，一個國家的石油產量及開採年份的關係是一個「鐘形的曲線」，意指產量達到頂峰後，可能停留於高峰的水平若干年，然後便下跌，以後不可能回復，更不可能超越頂峰的產量。

Hubbert 於一九五〇年代中期，預測美國的油產將於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見頂，其後證明正確，美國的油產果然於一九七二年見頂，其後一直無法超越，「Hubbert 曲線」引起舉世關注。

然而，若說世界的油產，已達頂峰，亦未免過早下結論，一方面因為在世界很多區域，尚未展開勘探，或勘探的力度不足，意指將來大有可能找到新的油源；另一方面，如上所述，隨著勘探及採油技術的進展，原先無法（不合經濟原則開採）應用的石油蘊藏，亦可採用，直接增大石油供應量。

況且，一個油田或一個國家的油產即使已踏入頂峰（即老化）的階段，但可維持頂峰的產量數十年，例如中國的大慶油田，於一九七六年升上年產量五千萬



噸的頂峰水平，其後一直維持於該水平之上至二〇〇二年，去年才首次跌破五千萬噸，頂峰生產維持了二十七年。

綜合而言，世界上無人知道石油蘊藏有多大，後者是一個變數，並非一成不變；因此亦無人知道，石油儲藏仍可用多少年，蓋要解答這個問題，除卻石油蘊藏外，還要推算將來世界每年對石油的需求量，可見更不易計算。

為何過去三十年，每次世界油價急升，例必有傳媒，鋪天蓋地般報道及評述，認為油價長期高企，世界將出現石油短缺？筆者研究油價的變動近三十年，近年始悟出其中的道理，就是石油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，進出口的國家眾多，期油市場龐大，因此一些國際集團有興趣，利用傳媒，影響世界油價，從中漁利。

大鱷上下其手攫利

一九七三年末季第一次石油危機，一九七九至八〇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及一九九〇至九一年波斯灣戰爭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）期間，都出現上述的現象，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，蜆石油公司預測，油價將升上每桶八十美元，成為「經典」的預言，這與近期有些人預測，油價易升難跌，並且將見每桶五十美元，同一機杼。

由於石油是當代工業文明的必需品，亦有極高的戰略意義，當代的軍事武器大都使用石油，因此人人對石油的消息，由國家元首、大公司的總裁、軍方將領，以至平民百姓，都非常關注。正因如此，任何時間油價高企，傳媒漫天報道，都會有讀者、受歡迎。

欲左右油價遂私利者，只要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，都會有傳媒發表。每次石油危機，都會有不少「即時專家」跑出來高談闊論，大肆吹噓石油如何將面臨短缺。國際傳媒大談石油，其他國家的傳媒（如香港）亦步亦趨，於是百姓得到一個印象，石油危機迫在眉睫了。

單是紐約的期油市場已經非常龐大，今年八月至十二月的未平倉合約，達二三十萬手（每手一千桶），油價每升跌一元，都代表一筆可觀的輸贏。筆者無法證明，國際傳媒有關石油的評論受期油市場的大戶所左右，但其可能性大大存在，否則無法解釋過去三十年世界油價的一些異動：每當整個世界都高唱石油危機出現，油價將升破天頂價時，價格就開始回落。

記憶不差的世界經濟及金融現象分析家一定記得，二〇〇〇年首季，全球傳媒唱好資訊科技的前景，認為即使加息，亦不會影響科技股的前景，眾多大型科



技股的市盈率炒至七八十倍，甚至過百倍，結果如何，眾所周知。近期有關油價的評述，令筆者想起當年的事。

〔本文已刊於 2004 年 7 月 8 日之信報〕